

—— ZHONGGUO XIANDAI ——

中国现代

边地小说研究

BIANDI XIAOSHUO YANJIU

王晓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ZHONGGUO XIANDAI ——

中国现代

边地小说研究

BIANDI XIAOSHUO YANJIU

王晓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王晓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648-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0411 号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

ZHONGGUO XIANDAI BIANDI XIAOSHUO YANJIU

王晓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40 千字

ISBN 978-7-01-016648-3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是个热门学科，创新趋优的学术成果屡见不鲜；然而近几年进入阅读视野的论文或专著，能够激起笔者点赞的或兴奋的却越来越少了。有些著述的论证不是观点淹没于琐碎资料的堆砌中，就是理路消失在繁杂的考证中；不是史识散落于断断续续的碎片化的无序中，就是主体见解反复重合于所谓的文本细读的逻辑紊乱中。甚至有些著作选题，不是避重就轻惧难趋易，就是抓住芝麻而舍弃西瓜。虽然笔者的估量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老实说，真正能算得上优质创新的学术成果确实不多。承认这样一个严峻现实，正是为了激励学人们在学术研究上丝毫不能懈怠，务必立志永远创新。恰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笔者欣读了王晓文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以下简称《边地小说》），倍感兴奋与喜悦。它仿佛验证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古训，即世间人才辈出必须善于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位青年才俊以其优秀的研究成果呈现在我面前，尽管不能武断地说《边地小说》是整体通透的创新之作，至少它诸多创新点的强度和闪光点的亮度却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毫不夸张地说，它应是笔者目下阅读的最富有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青年学者的开拓著作。其学术创新点或闪光点体现于方方面面，这里只能摘其要评述之：

勘探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若把现代文学研究喻为开矿，那首先应对这



座长度三十二年而宽度和高度难以准确估量的矿藏进行勘探，切实做到有选择有目标有价值的开采；不过这座矿并非是从未开采的新矿，经过近百年的纵横捭阖地探索与开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上实难发现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即勘探不到新矿了。然而《边地小说》的研究主体却能独具慧眼，如同一位睿智高明的勘探队员于现代文学绵延数万里的版图边缘上，洞察出一些染有荒蛮原始色彩的地带；尽管这些地带也留下或深或浅或显或隐的勘探与开采的痕迹，但是它们却具有新颖而陌生的外在形态和丰赡厚实的内蕴，使这些所谓“边地”能称得上著述主体勘探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作为文化中国的“边地”，是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的，如果说古代的中原文化是以汉儒为主导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那么边地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杂交文化，内中既有多民族的文化因子的杂交，又有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与异邦邻国文化的杂交。通过杂交后形成的文化形态，由于国内边地文化杂交的基因同本国与邻邦文化基因的差异，必会导致各个边地文化的不同。特别是因为边地文化处于主导文化统摄的薄弱地带，即作为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儒学波及不到或者干预不深，故使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始性和荒蛮性得以存活和流传，就是逮及现代中国的洋文化大量输入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边地文化固有的规定性。正是边地文化这种特异性，为《边地小说》专著的研究提供了创新开发的学术空间。作为文学中国的“边地小说”，虽然是边地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它本身也是边地文化的一部分，使其与边地文化有着同源同质性；但是“边地小说”所对应的却不仅仅是中原文化乃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轴心的现代性文学，它的思想内涵即使与古代边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能取代它的现代文化意识。所以若将沈从文与京派绑在一起、端木蕻良与东北作家群捆在一起、蹇先艾与乡土派连在一起、艾芜与左翼文学置在一起，予以考察与研究，那么他们的小说就属于京沪两大轴心的现代性文学，而对其小说的非现代性的美学因素或被忽略或给出不得体的解释。正由于“边地小说”与边地文化具有同源同质性又同现代性文学具有明显差异性，故使《边地小说》的创新研究有了新的领地。实践证明，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任何拓荒性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创新性成果，不足为奇；值得称



奇的倒是从已勘探过或已开采过的矿藏中又探出新矿苗采取新成品，这就是《边地小说》给笔者的第一个惊喜。

发掘现代文学的新意蕴。本书作者是遵循着边地——生命——生态，由文学反映文化，文化影响文学的生成的逻辑思路，来对边地小说的主题思想、文化内涵及审美意识进行发掘的。这并非说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没有对纳入边地文学的沈从文、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小说文本给以发掘，而是屡屡地进行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发掘，其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几乎发掘殆尽。该书之所以把这些作家的小说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尚能发掘出新意蕴、凝聚成新观点、梳理出新思路，其重要缘由在于：一是这些作家小说创构的特异性组合的“边地文学”，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审美共同体，类似于重新营造了一个个新颖独特的文学群落；因此可以说，这些边地小说集约式体现出湘西边地、川康边地、滇缅边地以及科尔沁旗草原为代表的塞北边地等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异彩纷呈的文化样态，立体式显现出多民族混居地区或相邻邦国之间文化杂交于文学形态的斑斓史实，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意蕴发掘提供了特异的文本。二是不是现代所有作家都能对边地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和杂交文化、荒蛮野性等有所感受有所领悟，并将其物化为审美文本，唯有那些对族群或国家的边缘交叉的地理文化空间具有深切生命感受、独特生存体验、敏锐文化认知和富有艺术创造力的作家，方能建造起特异的“边地文学”王国。不论沈从文筑造的湘西文学王国，还是端木蕻良营构的塞北草原文学王国，都富有个性化的人性内涵和异质的文化意蕴，有待于研究者的竭力开掘。三是构成“边地文学”的文体既有小说又有诗歌也有散文，著者何以只选择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就因为小说这种文体样态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意蕴，比其他文体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亦驳杂得多。不论写实型的小说文本、浪漫型的小说文本或者象征型的小说文本，都是适宜于边地独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世间情态、心态的再现或表现或折射的最佳文类，它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或美学空间中其储藏的文化意蕴或审美意蕴是可以成为供研究者发掘不已的宝库。四是由于边地小说文化意蕴和美学



意蕴的复杂性、错综性乃至陌生性，欲将其新意蕴发掘出来，仅凭一种理论武器是不可能奏效的，故研究主体运用了现代性理论、文化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生命哲学、文艺美学、心理学等理论系统所形成的综合性能，对边地小说的新意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掘，并对其所具有的建设现代多元文化的当代意义、富有艺术魔力的审美意义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价值，给出了有新意的评析。这是专著《边地小说》给笔者的第二个惊喜。

运用新概念或者新范畴给现代文学研究予以创新性的概括和阐释。不论研究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上勘探新领地，还是对其纳入学术研究视野的“边地小说”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识进行发掘，都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和新的认知；而对这些五彩缤纷的新货色仅从自己既有的理论知识或思维范式的装置里，寻找不出恰如其分显豁精当的理念或修辞予以命名和表述。因此这就迫使研究主体积极开动脑筋创造新概念或借用新范畴，以建构新的学术话语系统，实质上这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的创新追求。《边地小说》学术创新所显示的重要特色，并非自创了多少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出色地借用了一些新范畴新说法，作为论著总体逻辑思路的“关键词”，并结合研究对象的独特需求作了有新意有深度的解释和阐发，使借用的范畴或理念的外延与内涵更加充盈更加丰实。且不论著者对“边地”范畴的运用，不只认定“边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种文化空间也是一种文化隐喻”，它象征着“一种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拥有权”；而且指明“边地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一种反向统一的特质”，为研究“边地文化和文学现象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这是借用“边地”概念对主体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获取的新感悟与新认知而给出的创新性的表述。特别应该称道的是，研究主体能够创造性地借用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有三个象征世界组成”的理论，对“边地文学”所作出新颖精到的概述与阐释：“边地文学也有三个象征世界组成。第一个象征世界包括出身于边地，有少数民族血统有明确的边地民族意识和体验的作家文学。像沈从文、端木蕻良等人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边地文学的忧伤、粗粝、原始、雄强与诗意。第二个象征世界指的是关心边地生活状



态，为边地文化的魅力所吸引自愿选择‘流浪’边地的作家文学。艾芜是最突出的代表。”“第三个象征世界指的是本人属于少数民族，响应新文学运动的召唤走出边地来到中原文坛（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文学中心）的作家。他们身处中心文化圈，感受着内地中原强势文化的气息来创作边地母族的文学作品。他们既吸收内地汉族文学的养分，又不失其母族文化的特征，作品体现出中国文学（文化）的丰富和多元性。”这三个象征世界的文学创作共同组成了边地文学的生态样貌，其中“第一个象征世界的作家是边地文学创作的主体”，“第二个象征世界的文学创作是边地文化诸种构成因素的集约式反映”，“第三个象征世界的文学创作既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属于边地文学创作”（以上引文，出自本书《导论》）。试看，著者活用域外理论范式，对中国现代边地文学阐述得多么有层次感、条理感、新颖感和区分度！并借以建构个性化的学术话语。这是《边地小说》给笔者的第三个惊喜。

点赞本书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学术上已臻完美无缺境界。其实它只是探索性的创新之作，不仅在边地文化、边地文学的史料发掘、搜求和甄别上还应下深功夫，就是对本书的逻辑结构也要以独具的匠心再打磨再营造。既然以“圈地”的高明手段从现代文学的版图上“圈”出一块块“边地”，那今后就要在“边地”里精耕细作，开出更多的灿烂之花，结出更优的学术之果！

晓文博士在专著中所显示出的强烈创新意识和出色创新能力，是其刻苦攻读硕博研究生而自觉培养和训练出来的。记得十四年前的一个秋日午后，一个朴实淳厚的女孩出现在我的书房，从谦和善良的眼光中闪露出一股灵气与稚气，这就是王晓文于2002年考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给我的第一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师生之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中建立起诚信友好关系。作为导师我想设法将晓文领进学术之门，激发她热爱文学拥抱学术，从热爱文学中寻找人生乐趣，从拥抱学术中发现真理。要是一开始如晓文所说，她“像蹒跚学步的孩子紧抓住他（指笔者）思想的衣角，在他那里了悟文学的真谛，获得学术的激情”，那么不



久晓文就以自觉攻读的研究姿态投入茫茫无边的“苦作舟”的学海，“有了先生的点播，我才懂得文学的魅力，学会真正的思考”，从而使她既增强了学术创新意识，又提高了创新能力，进了学术之门便旋即触摸到了做学问的奥秘。获得硕士学位后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和学业准备，晓文又在魏建教授的“精心指导”下“读博三年”，学术视野越发开阔了，创新意识越发强烈了，知识结构越发充实了，创新能力亦越发雄强了，这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得以体现；而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从选题到建构以致最后成文都离不开先生（指魏建）的拨冗指教”。拿到博士学位后，她便到山东省委党校执教从研。王晓文从十四年前一个单纯朴实的大学生能够变成今天的学有专攻、研有专长、勇于创新、敢于吐真言的稳健深沉的有为青年学者，不管硕导的指点或博导的指教都是她嬗变的外在条件；真正促使她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是其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力。恰如她深有体会地诗意描述：“漫长也短暂的求学之路”，在“寒来暑往的季节变换中，唯一不变的是书桌上的寂寞的小台灯，忠实陪伴在眼前。人生因为充满了挑战和苦恼而获得在世的意义。就像现在一样，每天陪伴着论文度过的日子，尽管多的是黑白颠倒，少的是朗晴惬意，但却增添了生命的丰盈和深度。当黑夜慢慢隐去，天空渐渐变灰白色的时候，自己的‘夜晚’才刚刚开始，也许生命的厚重就在于无悔的坚守与不懈的拼搏”（以上引文，出自本书《后记》）。也许正是这种无怨无悔的忠贞不渝的坚守精神和夜以继日的拼搏意志，培养出晓文博士孜孜以求的创新意识，并训练出她的从不示弱的创造性格。《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的问世，标志着她在学术征途上有了良好开端。虽然对于晓文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只要坚持不懈地拼搏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笔者充分相信晓文的学术研究必将永远充满新奇与活力！相信晓文一定能成为学者中的佼佼者！

是为序。

宋佳发

草于2016年元宵佳节

目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边地文化空间的文学构型 / 23

第一节 文化边地的历史回溯 / 23

第二节 现代边地文化空间的基本样态 / 26

一、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西南文化边地的圈定 / 26

二、以端木蕻良为首的东北文化边地的构型 / 33

三、多民族交融的西北文化边地的构建 / 36

第三节 现代边地文化空间的审美意义 / 41

第二章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的民间野性魅力 / 47

第一节 自然生态的瑰奇之美 / 49

一、边地自然空间的文学显影 / 49

二、都市空间中的故乡回望 / 55

第二节 山地歌谣流泻放达情怀 / 68

一、湘西山歌彰显凤凰情结 / 71

二、边地民谣唱响东北风情 / 78



三、民歌凸显“异域”情致 / 80

第三节 乡间话语映射自由气质 / 86

一、有意为之的话语叙述模式 / 86

二、自由洒脱的边地语言风格 / 90

第三章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映现的传奇人生 / 99

第一节 优美人性的求索 / 100

一、湘西边地的生命探寻 / 100

二、与大地寻求生命的净化 / 109

三、自然的人性与人性的自然 / 114

第二节 边地自由生命的颂赞 / 120

一、秩序社会的边缘存在者 / 121

二、底层社会的浪游者 / 133

三、规训生命的绝地突围 / 141

四、女儿性与英雄气支配下的边地女性 / 149

第三节 边地的爱情悲歌 / 160

一、湘西边地爱情的浓烈与惨淡 / 162

二、科尔沁旗草原野地爱恋的苍凉 / 166

三、被爱情遗忘的边缘角落 / 170

第四节 边缘族群的守望与怨羨 / 176

一、边地子民的抗争与反思 / 177

二、应和时代主题的文学诉求 / 183

第四章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承载的文化意蕴 / 187

第一节 对话与交融：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互动 / 189

第二节 包容与开放：来自边地文化的启示 / 196



第三节 先进与落后：现代与原始的重新思考 / 202

第五章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的审美建构及文学史意义 / 213

第一节 精篇微构的丰盈意蕴 / 213

第二节 忧郁的情感基调 / 219

第三节 多维人性的立体呈现 / 228

第四节 重绘现代文学地图 / 233

结语 / 241

主要参考文献 / 247

跋 / 257

后记 / 261

导 论

1919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一般被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①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分庭抗礼的起始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从古典性向现代性迈进的时期。在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文学崭新的一幕,现代知识分子怀着一种激动且反叛的创世纪的心情开始了新的文学征程。所以,这三十年文学的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学来说,都是至为关键的。因为在这三十年中,中国文学在创作理念、文学模式、话语运用、叙事技巧、文学功能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其中一部分逐渐过渡为独立自由,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使得文学这种专属于上层社会的特有品转变为普通大众也可以享有的精神食粮。在雅俗互动的文学生态中,庙堂与民间、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各诸种关系通过文学的媒介作用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互渗的格局。尤其是自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小说推崇

① 按照惯常文学史的分期方法,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文学的三十年,1949年至1966年为十七年文学,1966年至1976年为“文革”文学,70年代末至当下为当代文学。这种分期方法主要是从时间意义上来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自有其合理性。依据钱理群等人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观点:现代文学无疑要突出“现代”的特性,由“文学的现代化”反映出“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本书仍然沿用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的分期来审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秩序,立足“边地”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时间的线性推进中更强调突出不同审美文化空间的文学反映,以此丰富和完善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格局。书中所涉及的边地小说尚不包括港、澳、台三地作家的创作。

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后，小说这种在古典文学中非主流的文学样式俨然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最合适的社会批判工具和知识分子想象现代民族国家最好的载体。所以，对小说的阐释与研究逐渐成为评论家们的重头戏，文学史的书写也将小说作为很重要的现象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编定的150多部文学史几乎都对小说存有偏爱。不可避免的，小说研究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重心。鉴于这种情况，选择现代边地小说作为本书的研究范畴似乎也有跟风之嫌。但是，现代边地小说研究并非泛泛地探讨其艺术价值。基于“边地”既是空间文化概念，也是一种文学价值体验的构成，因此，要探讨边地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不但要着眼于文学的角度，还要兼顾文化的视角。

边地作为汉儒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区，是多民族混居的处所。如位于贵州、四川、湖南三省交界的湘西，四川、西藏交界的川康，滇缅边地，塞外的科尔沁旗草原，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边地。在这些空间中，既有中原汉儒文化的渗透，也有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绵延与继承，文化构成相对复杂多样，富有迥异于主流正统文化的民间色彩，凸显出独特的文化生态状貌。沈从文、端木蕻良、艾芜、周文、蹇先艾、马子华、李寒谷等作家，集约式地描写了上述边地的风土人情，表现了这些荒僻地区的人生喜怒哀乐及原始自然生态。边地文化的独异性，经过这些作家的艺术加工以小说的形式，构建出一种另类的文化和文学空间。但是，此类小说作为一种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学样式并没有得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充分估价，只是将其纳入中原主流文学的大框架中进行品评，尤其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边地作为“现代性后发地带”更是失去了全面展示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以“边地小说”来涵括命名这类作品，将会获得一种新的阐释视界，大大彰显出边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目前还没有研究者把上述作家的创作置于“边地小说”的视域进行综合审美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通常把这些作家置于不同的文人集团：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创作干将，而且是受到胡适、徐志摩这些“欧美派”欣赏的作家；端木蕻良既是东北作家的代表，也属于左翼作家群，而且他的崛起还有鲁迅先生的提携之功；艾芜和周文同样也是左翼作家，只不过前者在文学史上往往是与他的老乡沙汀连在一起，而后者更多的是以军人作家的特殊身份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蹇先艾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派的重要一员。这种把作家捆绑式纳入不同流派的研究路径，化约了文学的丰富维度，尤其遮蔽了这类小说叙写对象的独特性。而如果以“边地”作为研究他们小说内在联系的切入点，更能系统地开掘这些作品建构“边地文化”的内在意蕴与创作旨归，对建构完整的文化中国与文学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边地”理论视角的提出将会打破以往研究者所一贯持有的中原心态，从“边地”自身出发研究从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的边地小说创作，也将丰富和开阔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所谓的中原心态，就是指认为代表中国文学正宗的是反映中原文化区的文学史实、现象、思潮流派的一种文化心态。而“文化边地”概念的使用就是要冲破这种心态，以多元文化思维来考量中国文化的整体建构，着重从空间文化的角度考察其文学反映，以此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缘”活力因素及其价值。可以说，边地这个概念“涉及由于蛮荒世界与文明世界对抗，即特纳称之为‘野蛮与文明的集合地’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象与价值”。^① 沈从文、端木蕻良、艾芜、周文、蹇先艾、马子华、李寒谷等这些名字在文学史上并不陌生，但是还没有研究者把他们整合在一起进行审美探讨。从文学创作上来看，沈从文的湘西情结、端木蕻良粗犷的旷野之风、艾芜滇缅边地的流浪、蹇先艾的贵州乡土味、周文的原始川康风貌等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致，似乎没有理由将他们划归为同类。不过，从表面看来，不相关联的事物或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他们创作

^① 陈许：《美国西部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的小说都涉及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边地。不管是湘西边地、川康边地，还是滇缅边地，抑或是科尔沁旗草原，不管在地理位置上是属于北中国还是南中国，其作品凸显出的都是远离中原文化圈的边地文化和边地风貌，这是研究他们小说内在联系的切入点。本书试图从边地与中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寻找文化和文学相互补充与对话的可能性，为建构文化中国和文学中国的多维立体格局提供有效的研究角度。

中国的内地^①和沿海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1919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而开展的告别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运动。这一运动极力鼓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向西方靠拢的现代性焦虑伴随着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兴起而愈演愈烈。留学海外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大量引入中国，试图调整传统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世纪换血”。由此，中国文化不再保持原有的面貌而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这种“文化换血”的努力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以决绝批判的精神扭转了传统文化的暮气和滞重的趋向，给古老的中国文化增添了青春和活力，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将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质素肢解丢弃，在弃绝糟粕的同时也将文化的精华遗失在时间的隧道中，造成了某些文化形态的缺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边地文化空间重新寻找到传统文化的存在。“西部同样也保留了深藏的中原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学者们已经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地区发现了很纯正的唐乐。唐乐这一种中原文化形态在中原地区久已湮灭，却相当完整的保存在偏远的丽江。”^②当然，京海文化界作为中国文化和新文学的中心，对边地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应该说，作为经济和文化都相对滞后的边地，是在主流文化的召唤和鼓动下成长起来的，是在不断学习、反思和不断“拒绝”现代性的魅惑中以其独有的存在状貌和特殊的

① 为了说明边地文化空间，借用内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着眼于其文化意义。因此，它不仅包括山西、陕西、河南等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同时也包括其他以汉儒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区域。北京作为中国新文化和文学的中心之一也包括在内。考虑到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在以后的论述中主要沿用中原汉儒文化作为边地文化相互观照的参考坐标。

② 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文化素质而呈现。反映在文学上，边地文学的发展也经过了向内地文学看齐之后逐渐萎缩了一己之特性，再到反思阵痛之后重新发现自我的演变过程，从而与中原文学共同丰富着中国文学的生命总体。在这个过程中，边地/中原、边缘/中心、现代/传统、现代性/民族性的相互冲突和交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生态格局。此外，中原汉儒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衰退的态势，需要重新寻找活力因素补充到原有的文化机体中来重新激活文化母体。边地文化那种原始自由活泼的气质恰恰能够带给内地中原文化清新的感觉，使之重新焕发出光彩。但就这个意义也完全有必要深入研究“边地”，以科学的精神进行文化、文学的边地探寻。

首先考察一下文学的“边地”。中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是多民族杂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大多都聚集在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边僻地带，如中国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一带、东北地区等。这些地方往往也是发配流放犯人之地。因此相较内地（以汉儒文化为主导）和沿海地区的富庶繁荣，边地无疑是荒凉和野蛮的后发地区。她远离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长期作为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而存在，并且这个文化空间大多数都是由少数边缘族群的文化组成，相应地也造成了边地文化和内地文化的强势与弱势之分。如果以现代性的理论来衡量边地文化，她更是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①当然，边地并不仅仅指少数民族地区（尽管从地域版图上看少数民族占有很大的比重）。边地文学也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学。因为边地空间不但有少数民族人口还有汉族人口，这是多民族多种文化元素混杂的地区。可以说，边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种文化空间，也是一种文化隐喻。她代表一种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拥有权。边地独特的文化空间形成了一种反向统一的特质。一方面，边地的自然地理状貌造成了文化的闭塞和民智的不畅，由地理的荒野造成人文上的苍凉和悲情；另一方面则是边地

^①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边地在现代中国范围内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属于相对滞后的区域。相较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边地属于后发地区。即使面对北京、上海之外的地区，边地也隐喻着落后、原始与荒凉。